

武備志

四十八之五十壹

ケ 5

61

19





武備志卷四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南宋

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宗澤不可乃拜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

治亂國
用軍典

戰畧考 南宋

明
月
年
日
縣
志



武備志卷四十八
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
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
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
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
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
既而金人遣使以假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
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
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
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

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
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
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
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
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各山若
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
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
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
不聽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

只是妙
字要真
實且

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
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
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
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澤
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金將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
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
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
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

果敗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
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
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一聖以立大功言訖泣
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先是澤在
磁以趙世隆為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
金人圍磁急世隆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
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
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
上下之分亦陷沒耶令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

古人中
所難

與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斷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嚙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左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眾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一人不

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為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至今春又二月矣陛下不蚤還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翁

時得報虜分道度河詔御營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

原澤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
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
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
而不敢擊旣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
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
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自鄭州直
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
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寨
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蚤還京師臣

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
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
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
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
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
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懷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
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
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江若

獨本朝
以尾而

擊首然
首破而
振尾必
不能故
識者已
慮首矣

正傳志卷四十八
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徽宗北遷汴京失守范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建炎二年自洪州入朝見帝倖慢無禮且乞貸苗傅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使皆甲以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

賢於十
萬師使
稍緩之
又是苗
劉之事
矣

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浚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曰誅止瓊耳汝輩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

江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

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翁軍也爭降附之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
 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趨平江世
 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金師至江上世忠先
 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
 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
 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
 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
 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

世忠有
 大舟而
 無小舟
 亦其陳

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二則振策以
 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
 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
 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擄兀朮之壻龍
 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
 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
 听世忠循北听且戰且行世忠艤幢大艦出金師
 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
 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

武備志卷四十八
木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李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追泊金山下，豫以鐵鞭貫大鈎，授捷者，明旦敵舟謀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緹一鞭則拽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

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

身免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張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宴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今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徧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

正長

十年大元亦太激

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古今同弊

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名燕河劉錫秦鳳孫傑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

戰畧考 南宋

屯兵閩興，佯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漳澤，敵有騎，不得施。何思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王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

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而進。關陝大驚。冬十月庚午，浚駐邠州督戰。旣敗，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

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以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左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卽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將時諸將不知宣司

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萬餘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再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張浚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淮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浚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進以浚爲怯浚謀

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
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
先鋒浚大喜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
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
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
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
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
萬人浚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成聞進敗自
以十萬衆與浚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浚

夾攻成大敗絕江而去因呼浚爲張鐵山
吳玠自富平之敗救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
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
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
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
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
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
自鳳翔烏會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
烏會折合先期至陣化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守待

武備志卷四十一
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
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
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癸酉
兀木會諸將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
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
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
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
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
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二流失僅以取免

亟剝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
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
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立盟勉以忠義皆感
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
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
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
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諸行在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

白面山管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其張飲堅
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
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
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
進賊左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
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
走降劉豫

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
將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

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遊擊出熙河以綴關師
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
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長驅
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
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
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車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
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
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
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二百與士卒取茅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甲與之
持何多
才也

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冰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州子羽遺書言已在前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

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禿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于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矣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二月辛亥朔兀朮

甲華
甲華
甲華

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且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元

木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軍銳卒介其間左繞右
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一隘金主
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驛隊
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
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
酣戰樓傾以繩爲繩挽之復止金人用火攻樓仲
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
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
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

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
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兀朮以下
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
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
蓄計自是不妄動矣

岳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
衆而登超投崖死飛至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
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
列騎江岍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

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損牛鼻曰爾以
 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
 步亡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捷聞帝喜曰
 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
 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為人
 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
 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管田其利
 甚厚臣候糧足自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
 而管田之議自是興矣

惟有紀
 待所以
 已破敵
 四智賢

初張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
 議和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
 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
 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姑試一擲也鼎曰中
 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
 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
 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
 建俾以諸道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
 之

武備志卷四十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武備志卷四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南宋 二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侯金步卒親
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
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
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
軍中曰眦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

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勃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堇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天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冷背鬼軍各持長斧上礮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算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有司以避之張

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撓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法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豫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燦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請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

何說

傳志卷四十一
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惠韓世忠亦曰
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
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
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
錫揚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
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遠
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
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去北兵大集然後知
鼎之有先見也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焉

而食蕃漢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
木等旣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或問
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
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
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
博採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
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
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爲可憤
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

所重在
後說却
先說其
弊

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
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
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
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
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
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
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歲不戰使敵勢
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
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

雖聖人
復起不
能易也

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
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二大帥屯重兵以
臨之三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
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
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
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
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
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
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

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剏營壁使但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

岳飛奉命討楊么於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

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燦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
走會朝議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
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
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
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
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
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
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
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

河法

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公琮劉
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
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
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
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
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
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
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半革以蔽矢石舉
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技窮赴水死果八日而捷書

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筭也湖湘悉平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勒衆向敵遣人語之曰
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
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陣者一人遂引
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浚劉光
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
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
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

休江南
有不可

本三
四三

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
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
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驚何所恃乎
願朝廷勿專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
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
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
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
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
猗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

武備志卷四十九

戰畧考

南宋二

七

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壽瓊兵隸之帝召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

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澹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岳飛相劉豫結粘沒喝得立而兀朮惡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前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

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飛勿泄。」謀還以書示兀術，兀術大驚，馳白金主，因廢劉豫。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二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經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二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

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携卒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護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爲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繫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和，即

不特殉
義實是
當機

焚吾家母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用
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
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
國家殺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
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疑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
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
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壬子遂圍城錡豫於城
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
沙窩距城二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

羊馬垣
之妙于此
可見

頗眾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二萬與龍
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
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
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
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
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潁河死者不可勝
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
移砦於李村錡遣間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
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

五里鎬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鎬笑曰無以枚也
命作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以為號直犯
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
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
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
十萬眾來援鎬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
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
圖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眾不敵
然有進無退鎬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刑

以寡為多

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
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
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
鎬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
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
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
邊帥予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
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木問之對如前兀
木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鷲車砲具不用而械成

等還錡兀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將曰南朝用
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木
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
趂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
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
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
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
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太
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水苦者

輒病往往困乏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
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
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
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
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
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
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
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
衆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

戎馬之
間具有
遠韻焉
得不勝

割棄竹筒狼藉其且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
 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
 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
 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
 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
 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二千督戰兵皆重鎧申號
 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二人爲伍貫以韋
 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
 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
 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
 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
 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
 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
 所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
 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
 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諠
 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

聲兀木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故輒勝

九聲

張俊遣統制王德援穎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遂謂金人曰吾與爾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岳飛留大軍於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

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木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木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飛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木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兵以藤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一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千騎突戰敗之

此書生何滅三猛

兀术敗於朱仙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或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於成功乎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术遣兵追之不及

昔之金人至此始能此策今之金人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

乎即知矣可不慎矣可不

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中原自是不可復矣

金人入寇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术以柘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术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一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

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
 錡與諸將分軍為二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
 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
 沂中繼之兀木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
 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
 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大呼
 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柝子馬兩翼而進德
 率眾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
 持長斧如墻而進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

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
 錡復廬州

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
 五萬屯劉家園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
 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
 次取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
 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
 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
 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

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
 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重戰
 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
 當也丙申遂進次剡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
 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
 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
 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銜殺渡
 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一將上嶺而後發火一將至
 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

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
 挑之胡盡果出塵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
 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
 岳飛為將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
 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凍死不折屋
 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親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
 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
 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
 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

武備志卷之四
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於穎昌
則以背鬼八百於朱僊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
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
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張俊常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
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
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奮
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金主亮渡淮慮魏勝貺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

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
寶溯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
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
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遣士出憑
險隘擊之金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
歛兵入城金人欲過沙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
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
百皆望風退勝追十數里金兵駭敗翼早乘昏霧
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中

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營走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海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天生此人以續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彼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賭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生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

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
船爲五其一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
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
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
十艘直薄官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浚
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浚卽
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
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和州
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

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允
文知亮厥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
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白敵
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二百敵遣僞詔來
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不復書言
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
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邢
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丁亥劉錡罷以成閔李
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二路招討使顯忠至采石

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合兵京口無
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兵萬六千與
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二牌儲米
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
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
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
下蜀為援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
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
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

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
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百濟江尋為其
下所殺俱高宗

武備志卷四十九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

武備志卷五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南宋 三

以畢再遇權ト山東京東招撫司ト駐諸將用兵皆敗
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
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
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
兵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

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豫縛生羊置其前一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溺尿以隄火攻又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擊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荊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

輿書考
河難

地道崩城棚防城損穿井纜透卽施毒烟烈火鼓譟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竹以剗土城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鎗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燄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人頓棗陽城下八十餘日

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
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灤河又敗之城南宗
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
自晡至三二更殺其衆二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
獲其資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
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
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荆屋與居
籍其勇壯號志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
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俱寧宗

逆賊李全浚圍城斬趙范趙葵遣諸將出揚州東
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躪甚衆范陳於西
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
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
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
至范蔡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道迭陣以
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
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二道夾擊賊敗走范
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日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種

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於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鎗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誑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一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闖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衆將以制勇寧淮一軍蹙之

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者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殺之

授余玠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澈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於告我者近則逕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時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即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為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望畫地為山川城池起則鋤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

奇士何限

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基布星分屯兵聚糧為必守計又移金戍為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興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以備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同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斂

今世將
官皆用
夔此法
借無余
价耳

步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日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更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

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壁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子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營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

李英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
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使
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
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
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
從其請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馬澄山降其衆
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請珙降珙問仙虛實儀
言仙所據九砦其太砦在石穴山以馬澄以窩帖
山三砦蔽其前三砦未破石穴未可圍也若破離

金砦則帖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擒殺
幾盡是夕復冷井土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
遂圍馬澄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
丁順復破默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
珙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
之乎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
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帖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
彬詰旦奪帖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
而仙衆果登帖山及半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

指枕藉崖谷山爲之楮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二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衣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兩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岩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冬十一月史嵩之遣孟珙率師會元將張柔攻蔡州柔率精兵三千薄城金人鈎一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復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弩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造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澗可立待遂鑿隄

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元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朮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塞及砲架，元兵先覺之，伏於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

詔孟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

執肯爲
此言之
落淚耳

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魯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與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策也。乃置先鋒軍于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二層，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儲船材於郢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

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
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
築堰募農給種首秣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
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
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棄田者敵一鳴鞭卽至
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
脩復內隘于有一別作于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
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

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於一隨其高下爲滙畜泄
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
役因繪圖上之 俱理宗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
中稍有積粟所乏者盭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
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
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
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鄧郢
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

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闢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一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夏五月，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只結方陣，各船

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組，橫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夜，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

勇欲還郢乃募一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
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
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
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
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及登舟帳
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獲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
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徇枚隱迹乃舉炮鼓譟發
舟乘夜順流斷組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旣出險
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木劉整分艤艦邀擊以

死拒戰延斫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
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
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少卽前
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一
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二百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
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
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
阿木於櫃門關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
令降卒四人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

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實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二一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王以

特兵 方尚如 此何 必千

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一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

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則率然之勢成矣此上策也久擢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一二三年邊處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一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節瑩輿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賸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下目微眇云俱度守

武備志卷五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元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殺沔
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
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
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
將見於今日况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

今奕奕
名賢
戎虜
臣之
如

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
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
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
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
習兵備預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
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
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
之乃遣吾也兒等攻別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
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
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
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
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
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
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
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蒙古主鐵木真殂于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
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

也 賁 雄

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夫梁
 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
 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以俱太
 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一十
 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
 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
 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
 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
 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如此苦 戰中原 入不如

蒙古立袍攻洛洛城中惟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
 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
 治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治府事及
 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
 二千五百人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
 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
 大呼以惑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
 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發之
 又創過袍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

過河法
宜講

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
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
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
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
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
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
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蒙古兵併方進攻金龍德
官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

可以復
李虎和
之恥

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
砲或礮礮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千二三稍者
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
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
芳華玉溪所斫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
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
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
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
之緊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

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
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
命築門外短牆委曲狹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
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控
出北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
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
濠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及蒙古
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
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

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藝圍
半畝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
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
金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
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
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迎蒙古惟畏此
三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
是金玉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
爲好語日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

道可見天

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夏四月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俱太宗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垣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填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填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

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口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宋劉整時為潼川安撫使以邊費為蜀帥俞興所恃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二十萬降于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爲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

其心可
誅其策
不謬

圖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樵場於樊城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為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且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

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築襄陽樊城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劬富

又敷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
 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
 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劊見阿朮曰襄
 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
 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
 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
 植木江中鑱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
 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
 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

千古破
 策
 定

元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
 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
 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輒召
 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
 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
 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元主曰伯顏可以
 任我此事矣阿里海涯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二
 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
 萬人

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於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別要津皆施柵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木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於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施船入藤湖轉而下江

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州之險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方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燬焚其廬舍煙燄張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

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羊所誠於城下復縛大
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
吾欲與君參攻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
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鈞得之衆挾文煥
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
郅曲多欲繼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
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
度力不克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
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至蔡店大

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
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
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
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
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
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
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
開渠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船萬計相
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濟口屯布蒙古漢軍數

武備志卷五十一
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鷓
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
謂我必拔此堡左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
今夜以鐵騎二千隨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
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
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
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
邏堡貴率眾來援阿木即以昏時率四翼軍趨流
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大雪作黎明阿木遙見南

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其馬後
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
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木遂登沙洲
攀崖步鬪散而復合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
鵬飛被重創走阿木獲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伯
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木飛渡大
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
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
水軍統制劉成俱死戰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

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
遂渡河與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
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
蕞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賈
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
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
似道自將後軍軍營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
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
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

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
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
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
以刻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
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所乘舟衆見之喧曰
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

伯顏南攻陞薛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
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伯顏入建康居
之特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

若此君
此將江
南方行
昔下

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
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生連敵已扼其吭少爾遲
廻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
書省駐建康阿木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塔出絕
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
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
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
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

此時連
於二使
亦何爲

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
賢病創死濡浚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
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
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
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
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張世傑與劉帥勇孫虎臣等大出師萬餘艘次於
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
碇示以必死元阿木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

也遂遣健卒善戰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文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弘範追之獲白鷓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木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木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木仍攻淮南阿里

希置不差

海涯取河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桂龍及兄子陳弔眼有眾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都元帥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為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薪樊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

入會洞

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王瓜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闍里鐵木兒母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為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無安

諸王

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會乘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懼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

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
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
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太
軍斷其後以示死闘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水
衆蹈之無不勝矣帝然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
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
全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千萬進逼乘輿帝祝麾諸
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
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林鐵哥進酒塔不

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
餘人抱火炮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
知之庭曰不歹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
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
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
之

時有諳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
入上之獲者詔以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保撫其
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

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
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
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
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與太傅伯顏曰海都懸
軍涉吾地邀之則道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
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
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
中授以印而行俱世祖

汝穎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殺函勢欲趨秦

至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制察
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
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
食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
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
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賊
之賊回扼下陽赴水死者甚衆賊勢窮遁去以功
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

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
震恐特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資院官皆洵
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
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
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失將各將安歸乃
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
西危則河南豈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
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轉
戰殺頭無算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帖木兒

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
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
謀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
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
鼓噪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
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中遂定
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
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於梁水陸並
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

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躁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佳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關思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城斬關入遂拔之

察罕本中國人故我太祖貽其子書曰以中華之人蒙戎屬之既中國人為用尚如此今竟不日用何哉察罕匹夫起義兵豈有所待耶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軍船繕甲兵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亦降於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興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

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盡平山東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

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先是有日氣如索長五百餘尺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旣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稜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

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昔州山東乘
平

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左駐兵於江
聞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過其
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
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
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
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噪而至遇木樁不動
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
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叅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
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
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
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
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
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勝出京口則江南不
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
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

兀人尚
置關隘
丁江南
今江河
引北蕩
然無矣

劔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
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遂破之賊
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
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搏霄
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
搏霄為叅政復提兵討之搏霄即日引兵扼新溪
追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嶺關賊兵復大至陷
千秋關搏霄按兵不動伏兵城下授以火礮約曰
見旗動即發已而視賊稍懈進兵擊之伏兵見旗

動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
搏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擣賊巢乘勝復
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
可法震搏霄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
斬首數百級徽州復平

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
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
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
義而釋之使舂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

四夫
無權
亦可
見略
故以
終之

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
半夜發火大躁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
并擒善獻於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
令俱順帝

武備志卷五十一

武備志卷五十一

